

薛尔康·著

荣氏实业王国的缔造

巨子

诞生

从贫寒农家子弟到国内首屈一指的实业巨子，
神秘的生存力量来自何处？

命运因何向他们而不是别人露出不常有的笑容？
这两个引起人们兴致勃勃探讨人生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



文匯出版社

巨子的诞生

荣氏实业王国的缔造

薛今康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子的诞生 / 薛尔康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496-0896-6

I. ①巨… II. ①薛… III. ①荣宗敬(1873~1938)
—生平事迹②荣德生(1895~1952)—生平事迹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654 号

巨子的诞生

——荣氏实业王国的缔造

作 者 / 薛尔康

责任编辑 / 石 楹

封面装帧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530 千字

印 张 / 32.5

ISBN 978-7-5496-08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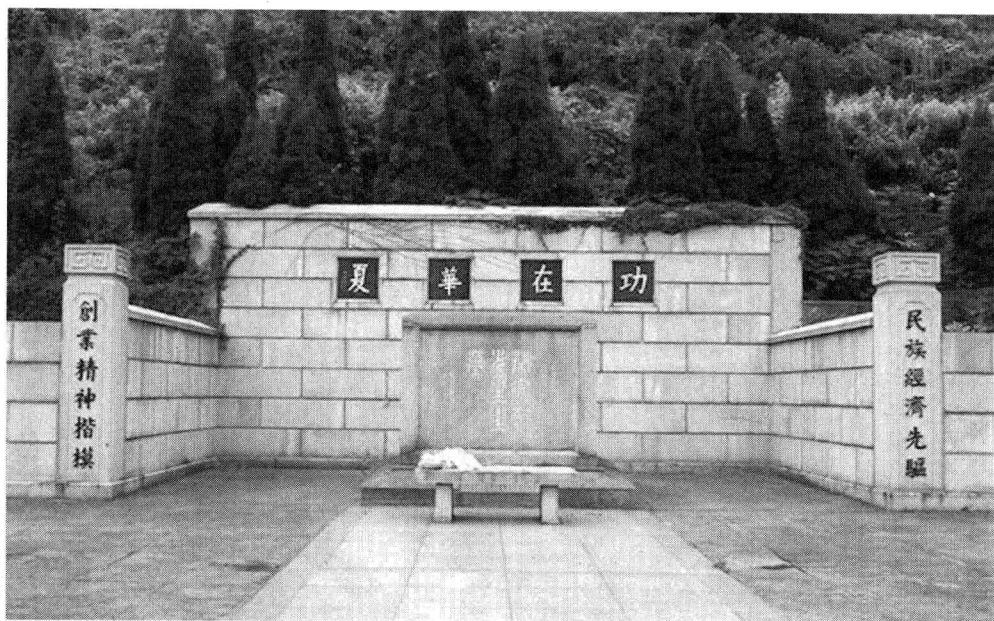
定 价 / 58.00 元



荣宗敬（宗锦）像
公元1873-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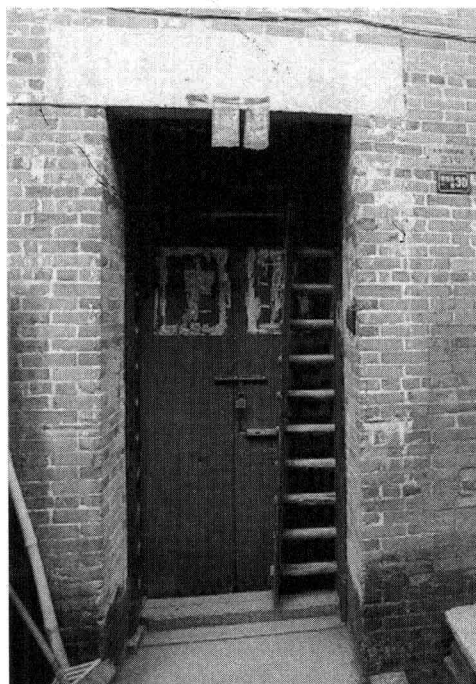
荣德生（宗铨）像
公元1875-1952



荣宗敬墓, 位于无锡胡埭乡湖山村, 依山面湖, 1993年扩建



荣德生墓, 位于无锡孔山南麓, 1953年建, 文革被毁, 1984年重建



荣熙泰荣德生父子三水河口镇桥西街一巷旧居，初始资本1500元在此积攒



1995年，荣毅仁寻访祖父、父亲三水河口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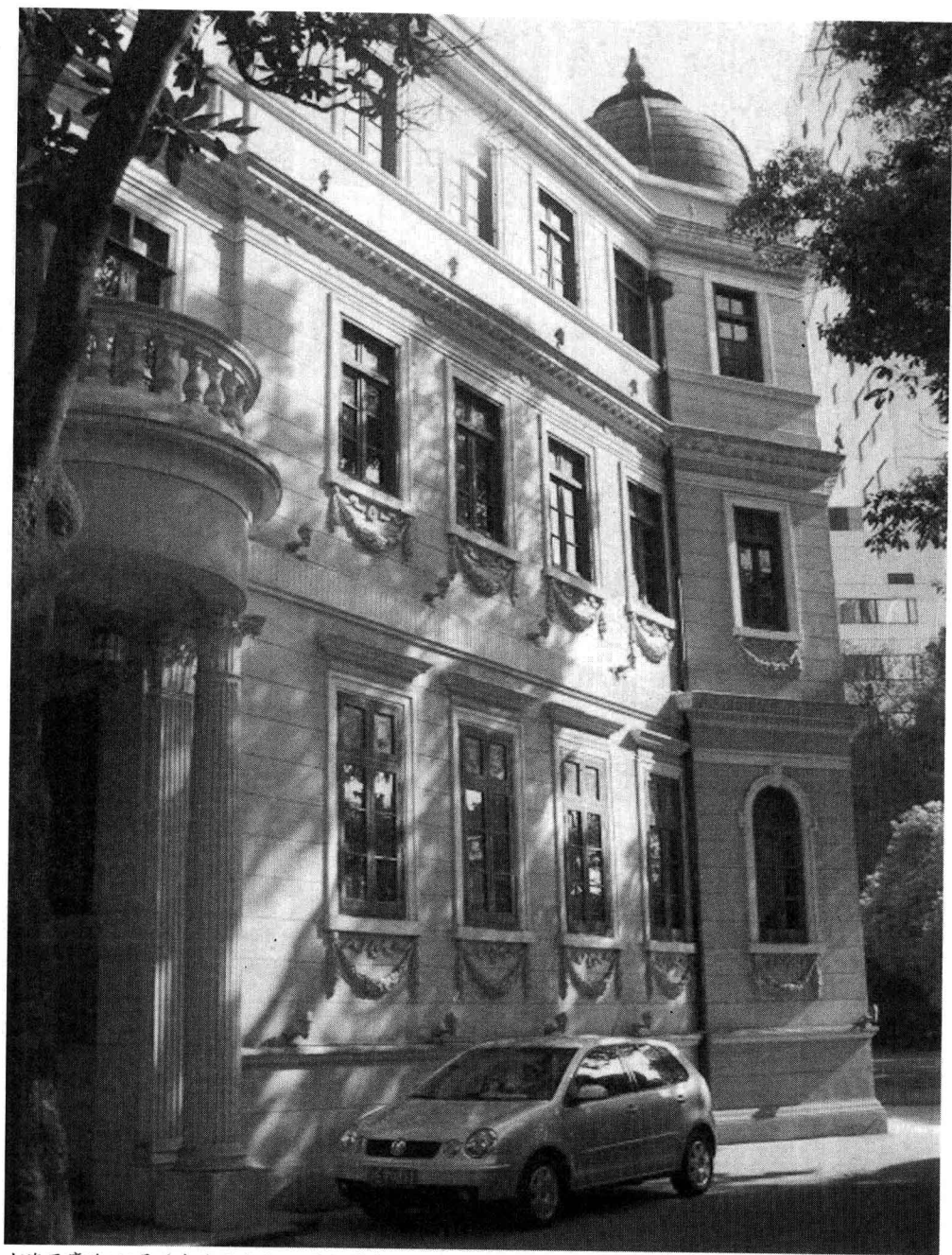
1893年（光绪十九年）荣熙泰为两位儿子成亲盖的新屋



1922年，荣氏兄弟在荣巷加造新屋，此为转盘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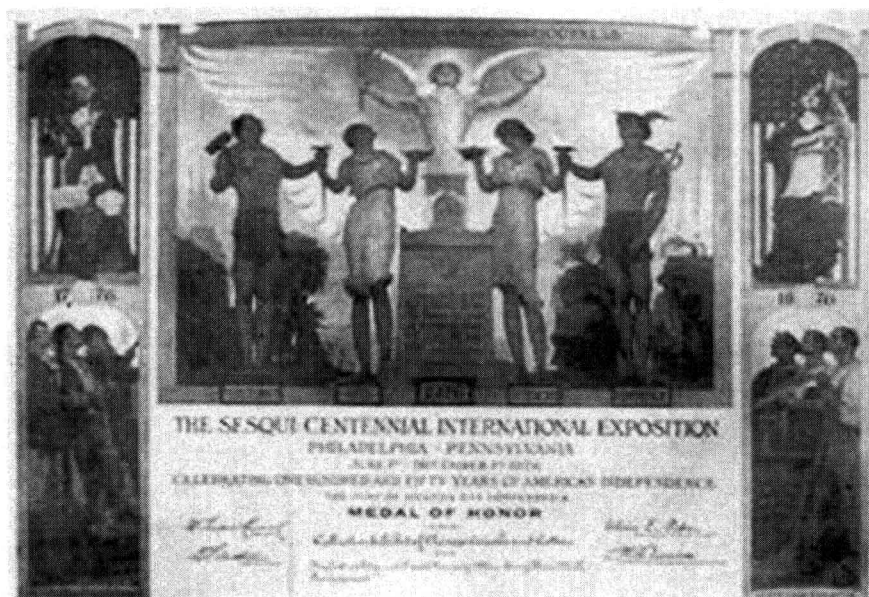
上海高恩路（今高安路18弄20号）荣德生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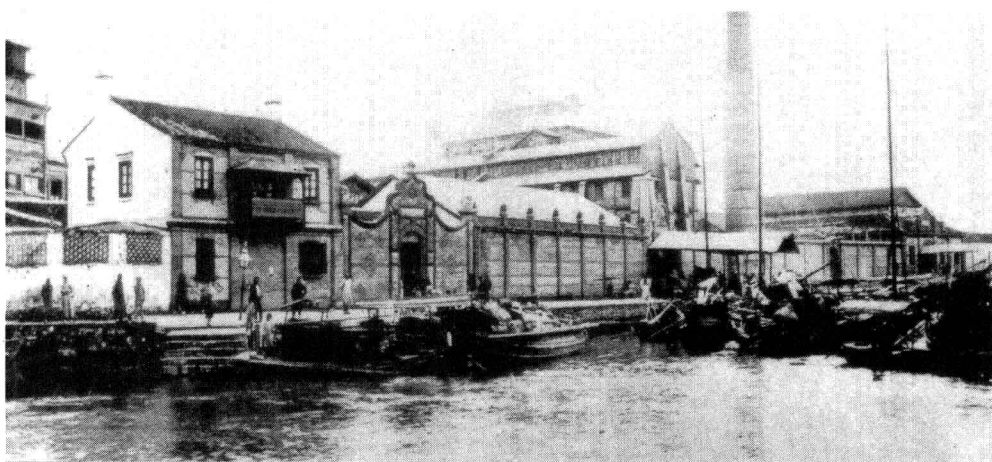
上海西摩路120号（今陕西北路186号）荣宗敬公馆



荣氏在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旁父亲雕像下，左二荣宗敬，左一荣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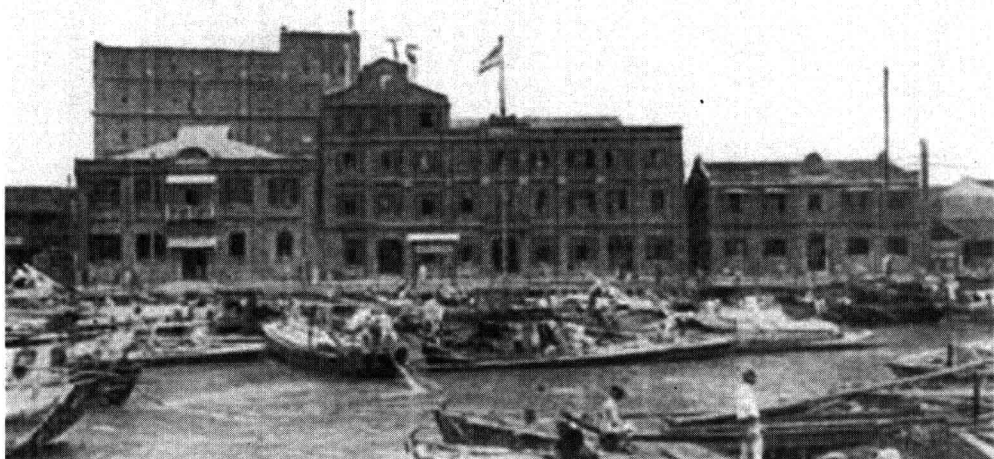
在192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上，荣氏面粉企业获赠面粉奖状



1900年，荣氏兄弟集股创办的茂新面粉厂（原名保兴面粉厂），摄于19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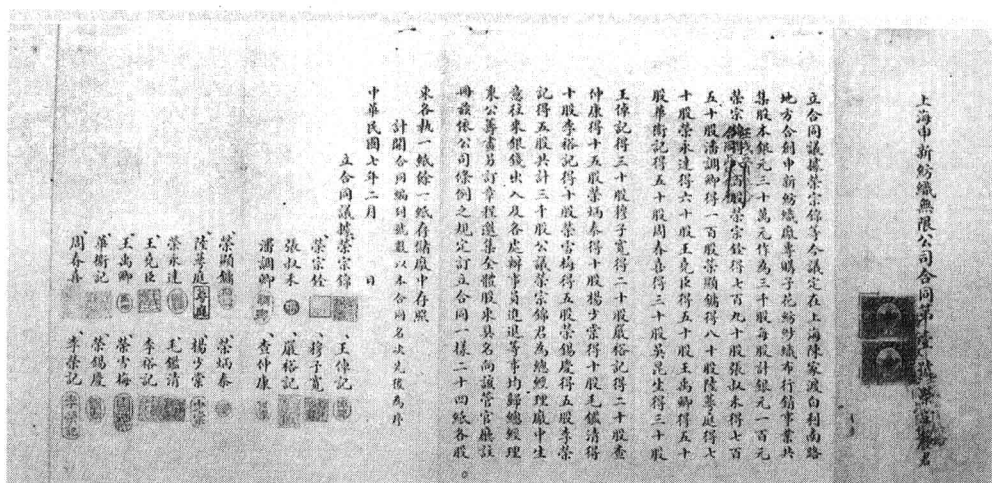
无锡茂新面粉厂是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缩影，也是荣氏进入实业之始



福新一厂矗立在苏州河边



1912年，福新面粉一厂的创办象征着荣氏挑战大上海的开始



申新一厂集股合同。本件为第一号股票，持有人为荣宗敬



1915年，申新一厂在上海创立，预告棉纱大王业已胎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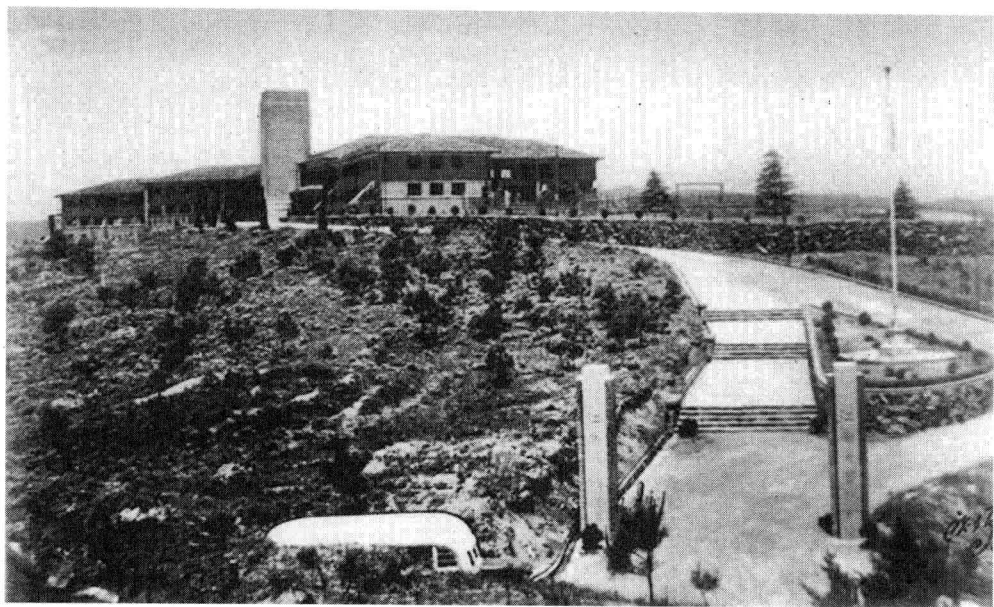
中新系统创办的纺织类专业刊物（申三主办），由荣宗敬题写刊名

宗敬閱歷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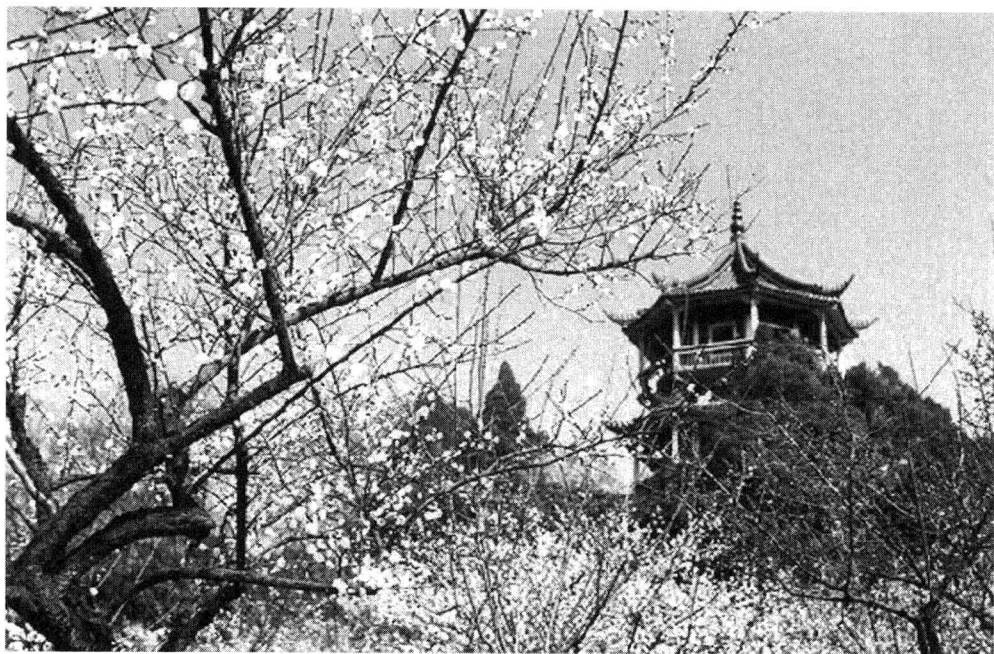
嘗謂人言最慘是生死為劇予獨最喜是失業賦閒失業則一皮特濟之困須二適家室之交攜三被親友之冷眼四親如蘇秦之妻不子人言賦閒之事深守待危日則仰屋嘆嗟書空咄咄夜則縫衣瓦甓短晷長吁時時操筆飯碗千萬寶親切白屑然而嫌薪水之微有作事之煩難堪過之奇刻及至失業賦閒復乞升斗而當此門庭蕭條而或進相避則此時而欲求一枝之寄一榻之借一關之飽且不可得雖欲壁倚刻之待通項項之工作微薪之薪水而不可得矣通海其他武家賢詩云書到回船方恨少書非經過不知難現在無海工商最苦政令昂一自証人浮於事錄謂不然並非人語予事實乃事浮于人何也實則平時親人往來事無件會稽情亦到要真情誠誘而謂是並刻信命死此大各事時皆有機會僅占一席地也心滿意足愿竭力從公一旦得亨則長短不通隨官不須商不空攜帶微意望白遠心并別介紹人願購勝張根大京商賈舍阿頭陀佛輪帶底快矣哉若我同學校商店工廠欲求一有恒心有毅力肯負責任守意忠誠之友開路破難點各見空豈非事浮於人耶倘斯人年富力強性情溫和举止端莊言談虛懷事勤慎管理周到待人忠恕能以己心度人之心能負責任不泊于旁觀作目了漠吟其人物有文業賦閒者乎若終盡心竭力誠意應事而有所賦閒失業者哉不信也應我同人三思此言勉諸座主

榮宗敬述

榮宗敬手书《宗敬閱歷譚》，由原中新总公司秘书朱复康先生生前提供



荣德生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1948年落成



梅園

前言：商人之死

死亡给人留下钉子般的记忆。

幽暗的记忆中冒出关于死的情节，大脑皮层顿然活跃起来。任何人的死带来的都不止是哀悼，会牵扯出不少引申和你不得不参与的讨论，整个过程变成死人对活人的忠告。

幼年，在我懵懂未开的时候，趴在二楼窗台上目睹过一次大出殡。这是我最早的关于死亡的记忆，至今依旧清晰。整条大街被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拥塞住，男男女女从各条街巷赶过来，似乎是一场不可缺席的盛会。街道两旁，临街楼上，全是挤挤攒攒的人头。

无锡城里未有过如此惊天动地的葬事。不是送葬，倒像是欢送，就连铜管乐队吹奏的哀乐也音调高昂，节奏铿锵。没有哀伤，唯有感动。

生命不能预演，不能排练，但有选择角色的权利，导演和演员都是你自己。死亡，是一幕接一幕演出后全剧告终的一幕，是最终的实现。人生在这一刻真相大白：有人死去意味消失，有人死去意味被记住。1952年8月13日，我记住了荣德生这个名字。事实上，无锡城里几辈子人对这个名字无人不晓，直至今今天，黄口小儿仍知道他是谁。一个人被几辈子人记忆，足够圆满，有赖生前的造化。人心各别，但当千万人内心发出一种共振，便称为民心。民心认可的事物必然具有真理的魅力。

几十年后，我试图写作荣氏兄弟传记与幼时的记忆有绝对的关系，是一次死亡激起的冲动。一位大出殡时指挥开路的先生对我介绍说，当时的送葬队伍足有十里长，前锋已出无锡城，队尾在四郎君庙巷荣德生晚年居住的宅第尚未开动。送葬队伍有亲属、各界代